標題：把生命拋擲進音樂的音樂家—馬勒 投稿人 陳韻琳

思考馬勒第一到未完成的第十號交響曲，會讓我想到的，是一個信仰理念先行植入、而後在生命歷程中才一一驗證信仰理念的人，可能會出現的心路歷程。

從交響曲看馬勒的心路歷程，是這樣的：

馬勒在第一號交響曲已開始思考死亡，也開始思考復活；他在最後一個樂章標識了「從地獄到天國」這幾個字，這意味馬勒的信仰價值體系中，十分清楚 分明的理解人死後最幸福的歸宿為何。

而後第二交響曲，馬勒直接以「復活」為標題，雖然合唱部分歌詞取材自德國詩人克洛普史托克的「復活」，但並未忠實使用，他在第三節以下有大幅更 改，成為馬勒獨特的對死亡力量的一種渴望救贖的祈禱。

彷彿是已安然於信仰給生命的答案，馬勒的第三、第四號交響曲，是馬勒交響曲中最怡然自得的兩首。馬勒為第三號交響曲自訂了六個樂章的標題，分別 是「夏日大步來臨」、「草地上的花兒告訴我」 、「林中的動物告訴我」、「夜告訴我」「晨鐘告訴我（關於天使）」「愛告訴我」。馬勒後來寫道：「我幾乎可以把這標題提為『上帝告訴我』，因為人只能以愛 來感知上帝。我以天地自然開始，攀升到上帝摯愛之境。」而他的第四號，更是馬勒音樂中最樂天、最無憂無慮的一首，簡直就是人間天堂的幸福感動，他自己也在 第四樂章標識：「We Enjoy Heaven's Delights」 。

可是中年的馬勒，在第五號到第七號交響曲中，突然進入了面對生命思索的劇烈苦痛中。尤其是馬勒第六交響曲，四個樂章全以A小調為中心，是最悲觀 的交響曲，他以大榔槌鼓聲、長號與高亢小號二部對位的命運動機、大三和弦落至小三和弦的小號，不斷表達出人類命運中的人生無常。

馬勒寫第五號交響曲那年，他四十歲。

正是第一到四號與第五六號交響曲之間的裂斷，讓我感覺馬勒像是在已然知道死亡之後的答案後，卻進入生命的反叛期，他早已宣告了信仰給他的認知， 但那認知彷彿是與他的生命軌跡有著巨大落差，他非得要誠實面對、坦然表達：那信仰中告訴他的上帝信仰，完全無法安定他現世的人生。所以用音樂表達生命的馬 勒，非得走過五、六交響曲中的憂傷與悲劇，那是讓信仰落實於真實生命中的必經之路，這是一個整合的過程。

所以我反而覺得，馬勒最深刻的信仰告白，反而是在第八號交響曲之後。馬勒自己都描述第八號交響曲說：「這是我過去作品中最龐大的樂曲，無論內容 或形式都非常獨特，無法用言語形容，你可以想像大宇宙開始發出聲音的樣子，那已經不是人類的聲音，而是太陽運轉的聲音....相對於此曲而言，我過去的所 有交響曲都只是序曲而已，我過去的作品都是以主觀的悲劇處理，但此首交響曲卻是歌頌出偉大的榮耀與歡喜。」

馬勒的第八號，根本是第二號「復活」的肯定、再昇華——只是不同的是，馬勒以「浮士德」詩詞典故，說出了他對生命的看法：人之所以「死後能復 活」，是因他此生「賴恩典而獲救」。

也就是第八號交響曲隱含的深意——信仰的理念與生命真實的情感經驗整合為一，之後，馬勒才得以坦然譜寫他曾經深深懼怕、象徵死亡的的第九號交響 曲。

弔詭的是，馬勒寫第九與未完成的第十時，他生命中最真實的經歷果真是悲劇與死亡，他健康大亮紅燈，罹患細菌性心臟內膜炎，無藥可治（當時盤尼西 林尚未問世），他的女兒也讓他大受打擊的過世了，更糟的是，他的妻子艾瑪終於無法負荷跟馬勒的婚姻，婚姻瀕臨破裂。

馬勒在書寫第五號與第六號「悲劇」時，其實是他婚姻與人生都最圓滿之際，等他寫第九、第十

交響曲中，人生卻果然走到那無法負荷的悲劇之中，馬勒 在第十號手稿上寫：「慈悲吧，喔，上帝！上帝！為什麼離棄我？....只有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....別了，我的琴！」又在最後一頁手稿上寫下「為妳而 生，為妳而死，愛瑪。」字字句句都呈現著生命的苦痛。

所以，馬勒的第九、第十應當是比第六更悲情了？卻並不！第九、第十號交響曲的樂曲最後，卻呈現著完滿、決心與希望，是平靜而委順的。第九、第十 號交響曲，呈現出馬勒信仰的完滿，當他書寫第一到第四號交響曲，他彷彿是在信仰的宣告，但直到第九、第十，馬勒方能在音樂中真正的呈現著信仰與生活、理性 宣告與情感經驗徹底合一的心靈。他是在默思了「生命拯救全賴神恩」之後，才能真正坦然面對死亡、平靜接受了生命一切的苦痛。

馬勒說：「交響曲必須像這個世界，它必須無所不包。」那無所不包中，不也有理性與感性、知識與經驗渾然融合唯一的烙印？而信仰生命中出現的對信仰的反叛，不正像馬勒中期音樂一般，是饒負深意的、必須經過的心路歷程嗎？

(END)

Source: 音樂人生